

## § 印和闐之路



印和闐（Imhotep）是古埃及第三王朝時期的人物，約生活於公元前27世紀（大約公元前2667－2600年間），主要服務於法老左塞爾（Djoser）。

他是[古埃及歷史](#)上極具影響力的多重身份人物，不僅是高階祭司，還以建築師、醫師、學者聞名。他最著名的成就是設計了[左塞爾階梯金字塔](#)（位於薩卡拉 Saqqara），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大型石造建築之一，也被視為金字塔建築的起源。

## § 01

翌日的孟斐斯清晨尚帶著河水的涼意，天剛破曉，東方天空由深藍漸變為金紅。尼羅河上的夜霧正緩緩散去，空氣涼爽而帶有泥土與水草的氣息。畢達哥拉斯在岸邊醒來時，便見優媞婭正倚著船槳，看著遠方正被陽光點亮的白牆城。

「今天的風很安靜。」優媞婭說，「像是在等我們。」

畢達哥拉斯笑了笑，覺得她的直覺很準。

「珊海普答應帶我們去印和闐的祭祀地。他說那裡是理解埃及智慧的起點。」

優媞婭轉身，眼眸微亮。

「亞歷山大和雅典的人都說印和闐是古時的智者——醫者、建築者、書記……甚至在你們希臘人的傳說裡，他被比為神祇。你覺得……他真的存在過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望向城牆那端：

「比傳說更真的人，往往會被傳說淹沒。但他的手跡還留在石上。」

兩人對望一眼，都明白此行將會是另一段啟程。

不久，珊海普現身。

他今日穿著整潔的亞麻袍，腰間掛著象形文字的刻板與小袋。

「你們準備好了嗎？印和闐的祭祠不在城內，要往西南走一段路，離薩卡拉的階梯金字塔不遠。」

三人沿著尼羅河的支道步行，一路往城外走。孟斐斯的市集愈來愈遠，取而代之的是廣闊的泥田，農夫們在晨風中揮動鋤具，水牛靜靜在渠邊休息。田間時見婦女以濕布擦拭孩子的額頭，也有老人手持木杖，在棗椰樹下休憩。

優媞婭輕聲問：「這裡的生活好平靜。」

珊海普點頭：

「我們靠河而生。若不是尼羅，便沒有孟斐斯，也沒有我們的神殿。印和闐曾說：『治人之病，亦如治河之患；水若流得順，百事皆順。』」

「那他真的懂醫術？」優媞婭追問。

「不只懂。」珊海普停下腳步，指向遠方逐漸高起的石灰岩台地，「他是最早的醫者，也是最早的建築師；他能治人，也能治國。後世的祭司常說，若非他留下的智慧，今天我們也無法維繫神殿的秩序。」

畢達哥拉斯靜靜聽著。他並不急著發問，只將話記在心裡。



廬舍與田地逐漸減少，前方的地面開始變得乾燥，風帶著細沙。

再向前走，便能看見一道明顯的地勢變化，台地上有幾處小型神殿與儀式院落，以及行走其間的病人與朝聖者。

「那裡就是印和闐的治療所。」珊海普指著一片石建院落，「埃及與外國的病患都會來這裡。有時候，他們只想向印和闐之靈祈求平安。」

優媞婭的步伐明顯加快。

穿過低矮的石門後，迎面而來的是一陣淡淡的草藥香——蓮花、沒藥、蜂蠟與青蒿的氣息混雜其中。

石院裡，一名老祭司正在替旅人包紮手臂；另一名少女在煮熱草藥膏。院子中央立著一座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碑，上面描繪著印和闐手持書板，站在階梯金字塔前。

優媞婭停下來細看，忍不住問：

「你們刻畫他的樣子……是因為你們確定他真曾行走於此？」

珊海普微笑。「不，只是因為我們記得他。記得他的行為、他教我們的方式。他是人，但也是一種道路。」

就在此時，一名年老的祭司緩步走來。他的步伐不輕，但眼神無比清澈。

他用埃及語向兩名希臘旅人致意：

「風從尼羅帶來新的名字。你們遠道而來，是想尋求什麼？」

畢達哥拉斯答：

「我們來學習你們的智慧，尤其是關於這位古老的印和闐。」

老人凝視他，像是在衡量他的真誠。「智慧不是供人收藏的瓶子，而是放在路旁的石。你拾起它，是你的；你放下它，也是你的。」

畢達哥拉斯接受了這句話，不帶反駁。他反而問：

「印和闐之所以被世人敬重，是因為他治人？還是因為他建築？」

老人搖頭。「都不是。他被敬重，是因為他願意傾聽。」

優媞婭微微揚眉。「傾聽……什麼？」

「人。土地。神。」老人一字一句地說。

§ 左塞金字塔 (The Step Pyramid of Djoser)



三人被引入院落深處的一座較小的神殿。神殿不高，僅用粗切的石灰岩堆砌，但牆面乾淨，入口有兩根蓮花石柱。柱上的刻紋已被時間磨淡，卻仍能看出祭儀與醫療的場景。

殿內供奉著一尊小型的印和闐雕像，姿態平和，雙手托著書板。

老祭司站到雕像側前方，以兩手按在自己的胸口。「你們若心中存疑，可以問他。問了，不必急著聽答案；答案會自己來。」

畢達哥拉斯本無求神問卜的習慣，但面前這座神殿，有一種樸實而沉靜的力量。他心中湧起一個從進入埃及以來不斷浮現的問題——這國度如此古老，卻從未衰亡，它的力量究竟來自何處？

他默默跪下。

優媿婭看著他，但沒有打擾。她也跪下，只是閉上眼，聆聽殿內的風聲。

突然，一陣細微的氣流從殿後的暗處吹來。香油的火焰微微搖動，照亮老祭司的側臉。他閉上眼，胸口微微起伏。珊海普看索異常，趕緊退後一步。

「他……」優媿婭低聲道。

畢達哥拉斯抬起頭，只見老祭司的眼睛逐漸變得深沉，像是映照著某種遠古的影子。

老祭司的聲音變得比之前更低沈，也更清晰：

「來自海上的旅人，你尋求的是能觸及太陽的知識，還是能守住黑夜的智慧？」

畢達哥拉斯的心驟然一震。他沒有感到恐懼，反而感到像面對一位早已等待他的人。

他回答：

「我尋求理解。理解使土地持續存在的秩序，使人得以不被混亂吞噬的原理。」

殿內沉默了一瞬。

老祭司再度開口，但語氣已完全不是他的聲音：

「若你想理解大地，必先理解人的痛；若你想理解人的痛，必先理解你的心。」

優媿婭凝神聽著，那聲音彷彿從殿中的石縫、從遠古的金字塔，甚至從尼羅河的深處傳來。

「你以為智慧是直線，但它是階梯。」

「你以為階梯向上，但它也向內。」

這一次，畢達哥拉斯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你……是印和蘭？」

「名字只是風。」老祭司的嘴角微微上揚，「但道路不會變。我是記憶的回聲。也是意志的影子。」

畢達哥拉斯低下頭，這是一種極少見的動作。「你為什麼願意與我說話？」

「因為你願意聽。」

那聲音說得緩慢而溫和：

「願意聽的人，就能看見石中之路；願意看見的人，終會明白人與神的距離，其實只差一層呼吸。你從遠海而來，求知之心如同乾旱的土壤渴求尼羅之水。告訴我，異鄉人，你為何而問？」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大人，我見天狼星升起，聽說貴國以此判定洪水之時。這種精確的觀測、與天地週期配合的智慧，是我們在大海彼岸所難得一見的。我想知曉……星辰與河流的節律，是否真反映宇宙的秩序？」

老祭司身影微動，像是夜風撫動了光影：

「宇宙是有秩序的，異鄉的求道者。

尼羅的氾濫並非偶然；天狼星的升起也不是偶然。

我們祖先觀察了數千年的天象，發現諸星往有其途，每年循同一軌跡。

當天狼星在日出前升起，河水便從南方匯來，帶來孕育生命的黑土。

這不是神的隨意，而是諸神依秩序行事。」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若宇宙循秩序而行，那麼人是否也能由此看見自己的位置？」

我想知道，當你們在洪水後重劃土地、丈量田界時，你們是否也相信：土地的形狀、河流的曲折、星辰的運行，是同一種原理的展現？」

老祭司望向遠方的河面，那裡反射著天狼星的銀光：

「你說得沒錯。洪水既帶來肥沃，也帶走界線。為了維持國家，人們必須重新確定土地。因此我們用繩、用木樁、用目測與比例，使邊界再次回到秩序。」

你們希臘人稱之為「技藝」，我們稱之為「瑪阿特」——真理、秩序、正直。  
丈量土地，就是在人間重建瑪阿特。  
觀測星辰，就是在天上辨識瑪阿特。」

優媞婭聽著，眼中閃著新奇：

「那麼……人死後的靈魂，也是依循這樣的秩序嗎？  
在希臘，我們說靈魂或許會離開肉身，前往陰影之地。但你們……似乎對死後有更明確的道路。」

老祭司低頭看著她，那眼光慈愛而古老：

「孩子，在我們這裡，死亡不是終點，而是旅程的遞進。  
人的心會被放在天秤上，與「真理之羽」相衡。  
若心足夠輕，不被罪惡壓彎，便能與神同行，進入永恆。  
若心太沉，則被大吞噬者所奪。  
這便是我們對「不朽」的理解——  
不是永遠活著，而是永遠正直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良久。

那麼……知識呢？  
天文、曆法、文字、治國的智慧……這些隨肉體而滅，還是會與靈魂同往永恆？

老祭司微笑：

「知識不會死。人身雖滅，記憶存於神之書卷。  
你們的生命只是旅程，而知識則是神向人揭示的一部分。  
若你真正求道，你會明白：

追求真理，即是為自己的心減重。而記錄真理，即是替未來的世代點燈。」

畢達哥拉斯深深一禮，語氣近乎低喃：

「若真理是光，那麼我願以一生追尋它。」

老祭司伸手，彷彿輕觸他的額際，一縷細光瞬間沒入畢達哥拉斯眉間。

優媞婭驚呼，但畢達哥拉斯只是閉上眼，像在接收什麼無形的訊息。

老祭司：

「去吧，異鄉的求道者。將你在此所得帶往更遠的地方。  
你不會成為祭司，不會成為法老，也不會成為記錄者。  
但你會走上一條前人未行的道路——一條讓你看見星辰下更深層秩序的道路。」



一只微小的聖甲蟲(Scarab)飄過，附在畢達哥拉斯的魔戒上。

光影開始散去，像煙霧在晨風前消融。

天只剩狼星掛在黎明前的蒼穹，炯炯燃燒。

畢達哥拉斯張開眼，靜靜看著那顆星。

優媞婭：他……告訴了你什麼？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不是答案。而是一——向答案前進的方法。」

老祭司的身體突然晃了一下，珊海普急忙上前扶住他。那股微妙的氣息迅速退去，殿內只剩香煙繚繞。

優媞婭輕聲問：「他……還好嗎？」

老祭司緩緩呼吸，甦醒過來般地眨了眨眼：

「我沒事。那位永遠不會傷害我們——他只是來提點那些願意聽的人。」

畢達哥拉斯凝望著那尊印和闐像，良久不語。優媞婭站到他旁邊，悄悄握住他的手臂。

「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嗎？」她問。

他慢慢點頭。「不，只是得到了新的路。答案會在路上。」

珊海普在一旁微笑。「那就是來印和闐殿的意義。」

神殿外的風重新吹起，帶來遠方薩卡拉台地的砂味。陽光從門口照入，像是為三人揭開下一段旅程的入口。

後記：

1. 薩卡拉（Saqqara）是埃及的一處大型古墓地，位於古都孟菲斯（Memphis）的西南部，今開羅以南約 30 公里處。
2. 印和闐神廟在 300BC-AD100 才被建造擴建，因此畢達哥拉斯是看不到印和闐神廟的。
3. 畢達哥拉斯從埃及學習後，回到希臘創立了帶有強烈宗教和神秘色彩的哲學學派。後世學者常注意到兩者間的相似性：

靈魂不滅與輪迴觀念：可能受到埃及宗教思想的影響。

數字神秘主義與和諧理論：可能從埃及的數學、幾何與建築比例（如金字塔設計）中獲得啟發。

印和闐，作為埃及智慧的最高象徵之一，很可能被畢達哥拉斯視為這種古老智慧的「化身」或「導師原型」。

4.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iXYmKgaXAa4>
5. [阿薩西夫墓地](#)(Assasif Necropolis) 埃及路克索西岸，是底比斯墓葬群的一部分此處主要埋葬第 25、26 王朝（約公元前 747-525 年）的貴族與官員，也有一些更早時期的墓葬。
6. [圖坦卡門](#)(Tutankhamun)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，在位時間約為西元前 1332 年至前 1323 年。[[陵墓奇譚](#)] [[黃金面具](#)] [[陵墓詛咒](#)] [[圖坦卡門寶藏](#)] [[新陵墓](#)]
7. [拉美西斯王](#)(Ramesses II) 統治期約為公元前 1279 年至公元前 1213 年（共約 66 年）。他在位期間是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最強盛階段，以軍事擴張、大規模建築（如阿布辛貝神廟）和與西臺帝國的卡迭石戰役聞名。
8. [札希 哈瓦希](#)(Dr.Zahi Hawass) 以研究古埃及學、吉薩金字塔和木乃伊而聞名。
9. 法老拉姆西斯建立的[神殿](#)
10. 失落的城市 希拉克來奧(Thonis-Heracleion) 因地層液化、地震及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災害，城市於公元前 2 世紀後逐漸沒入海中，至公元 8 世紀完全消失於歷史記錄。